宋元學案

高平學案表

戚同文

附師楊慤

門人宗度

許驤

陳象輿

高象先

郭成範

王礪

滕涉

范仲淹　睢陽所傳

子純祐

子純仁

孫正平

孫正思

子純禮

李之儀

韋許

子純粹

富弼

張方平

張載別爲橫渠學案

石介別見泰山學案

李覯——孫立節——子勰

子勵

胡埜

徐唐別見安定學案

曾鞏別見廬陵學案

劉牧別見泰山學案

范純仁　見上高平家學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並同江學侶

胡瑗　別爲安定學案

孫復　別爲泰山學案

周敦頤　別爲濂溪學案

並高平講友

韓琦

子忠彥

六世孫冠卿

六世孫宜卿

並見清江學案

趙君錫

歐陽脩別爲廬陵學案

並高平同調

宋元學案卷三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高平學案

祖望謹案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爲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兗公並入學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之公是爲不泯矣述高平學案梓材案高平學案謝山所特立而底稾無存其存者特文正三傳弟子韋深道一傳耳今以史傳參補而移忠宣與及門李端叔傳于安定學案以足之謝山嘗立盱江學案而定本無之蓋已併入此卷又案安定泰山諸儒皆表揚于高平而高平實發

原于睢陽戚氏故做謝山述元儒晉齋學案之推原江漢而亦先之以睢陽云

高平所出

隱君戚正素先生同文附師楊慤門人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

戚同文字同文雲濠案一作字文約宋之楚邱人世爲儒幼孤祖母攜育于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卽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慤嘗勉之仕先生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先生卽爲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

者五十六人宗度雲濠案先生上蔡人虞城主簿翼子舉進士仕至京西轉運使許驤雲濠案先生字允升世家薊州父唐以行商卜居睢陽先生與呂文穆公齊名官至兵部侍郎陳象輿高象先雲濠案先生仕至光祿大夫郭成範雲濠案先生最有文名以司封員外郎致仕王礪雲濠案先生事母甚謹太平興國進士官至屯田郎中滕涉雲濠案先生為給事中父知白官河北轉運使皆踐臺閣而高平范文正公亦由之出先生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先生必諭以善道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為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先生就養卒于漢東年七十三好為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徵之嘗云

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正素先生參史傳

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曰有宋眞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于塵俗之中梓材案袁絜齋爲四明教授廳壁積記云國朝庠序之設徧于寓內自慶歷始其卓然爲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旣深矣是謝山所本亦會値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槪左提右挈于是學校徧于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共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爲濂洛之前茅也又曰睢陽學統至近日

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矣

又答張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曰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即其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時延范希文掌教焉

睢陽所傳

文正范希文先生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先生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還姓更其名遷大理寺丞

徙監楚州糧料院毋喪去官服除薦爲祕閣校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乙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先生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章獻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先生出撫江淮所至開倉賑撫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捄弊十事會郭皇后廢爭不能得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先生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先生畢其役許之歷轉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先生上百官圖指其次第且言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忌之他日論建都之事復與夷簡不合遒爲四論

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以張禹目之夷簡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先生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先生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先生使釋前憾先生頓首謝曰臣鄕論蓋國家事于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先生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累以邊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開府涇州先生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犯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先生有相材請代舉正遂改參知政事固辭不拜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帝開天

章閣召二府條對先生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所言切中時弊帝悉采用焉爲令初先生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陜西用兵天子以先生士望所屬超擢不次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先生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僥倖者不便于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邉陲有警先生復請行邉乃以先生爲河東陜西宣撫使麟州新羅入寇言者多請棄之先生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比去攻者益急先生亦自請罷遂以爲資政殿學士陜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

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先生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尙書諡文正旣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先生泛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士多出其門下嘗自誦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感論國事時至泣下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先生倡之史傳稱先生內剛外和汎愛樂善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里巷之人皆樂道其名字死之日聞者莫不歎息所著丹陽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雲濠案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子四純祐純仁純禮純粹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范子參史傳

易義

家人陽正于外陰正于內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順乎其外孝弟形焉禮則著而家道正孝弟形而家道成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弟大興焉何不定之有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于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

艮止之道必因時而存之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

與于此乎

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于人乎

附錄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從學者輻湊記聞

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于是恩例俸賜常均于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小學外篇

錢君倚義田記曰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

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戒其愼勿竊論曲直取小名受大禍不比任言官也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

梓材謹案紫微每拳拳于范氏家學故移其所稱引者分錄之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君謂從學則不可

梓材謹案橫渠之于高平雖非從學然論其學之所自不能不追溯高平也

謝山跋范文正公年譜曰公于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之恩足矣至同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廕補朱氏子官則于義未爲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之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別爲安定學案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別爲泰山學案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別爲濂溪學案

高平同調

忠獻韓贛叟先生琦附子忠彥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父國華右諫議大夫先生弱冠舉進士第

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歷遷監左藏庫出
爲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王隨陳堯佐爲相
韓億石中立參知政事先生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
降抑僥倖王沂公喜謂先生曰諫官固宜如此先生益自信元
昊反命爲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
討使畫攻守二策入奏任宋用攻策詔鄜延涇原同出征大將
任福不用命沒于好水川先生上章自劾知秦州尋復之未幾
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先生與范文正
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
范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時上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
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先

生條上七事議稍用又獻九事大畧欲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宂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措置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歸陳西北四策會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先生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連徙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幷州又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尚書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至和中上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鎭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先生乘閒懷漢書孔光

傳以進曰成帝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如是況陛下乎帝乃立宗實宗實英宗舊名也明年英宗嗣位以先生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先生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不悅一日先生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先生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拜先生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崩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先生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先生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

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先生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相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于是先生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六年還判相州旣至之二年換節永興未拜而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帝哭之慟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邱墓先生識量英偉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嘗處危疑之際或諫自保先生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生平折節下

士尤以獎拔人材為急王介甫有盛名或以為可用先生獨不然之及守相陛辭神宗問王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與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人又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五人長忠彥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謂忠獻與范文正歐陽文忠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槩文忠自有學案韓范二公齊名故列忠獻傳于文正後云

附錄

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年雖卻韓琦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薨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稱為社稷之臣

梓材謹案此是景迂初見欽宗之言見邵氏聞見後錄

元城談錄曰韓魏公鎮北門朝臣決令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

公問汝罵長官信否曰實有公曰汝爲禁兵旣差在彼便有階級判市曹處斬畧不變色潞公鎭北門有解一卒如前者公問亦判處斬而震怒擲筆潞公氣稟雄傑不容奸惡非敵物也魏公和平畧無崖岸

又語錄曰歐公非繫辭韓魏公與同政府甚久無事不言獨不與言繫辭

梓材謹案汪玉山與呂逢吉書云歐陽公謂繫辭非孔子所作韓魏公終身未嘗與之言易與此畧同

晁氏客語曰韓公謂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脚地穩一任閒言語

胡文定曰本朝卿相當以李文靖韓忠獻爲冠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脩　別爲廬陵學案

高平家學

主簿范先生純祐

范純祐字天成吳縣人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尚節行十歲能誦諸書爲文章有聲文正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瑗爲師安定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先生尚未冠輒自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文正進官關陝皆將兵先生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任人無失而屢有功文正帥環慶議城馬鋪砦砦逼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先生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先生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文正以讒罷先

生不得已蔡守將作院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文正之鄭得疾昏廢臥許昌富鄭公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鄭公之來公耶私耶曰公先生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參史傳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仲子也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第進士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安定瑗與孫泰山復石徂徠介李盱江覯皆客文正門先生從之學梓材案樓攻媿序忠宣文集云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爲文辭根柢六經切于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于正據此則孫石李三先生之于忠宣皆在師友之間殆泰山與安定爲其師而徂徠盱江特其友歟每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父歿始出仕

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歷遷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先生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先生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先生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闥恐異日爲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先生就職先生乞外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善論事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于求治多延見咨訪疏遠小臣先生言小人知小忠大

貪近昧遠其言不可不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何法
令則稱商鞅言財用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
異己爲不肖合意爲賢人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
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
知制誥矣先生曰此言何爲至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凡
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先生錄申中書安石乞加重貶
帝不從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先生戒州縣未得遽行
新法安石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
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旣久兵法必精邊事必
熟先生知帝有功名心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
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願別謀之帥臣環州种

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先生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
誣公詔御史治于寧州先生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泣不得行至
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謗亦加先生以他過黜知信陽軍
移知河中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入應除給事中宣仁
后垂簾司馬文正公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先生謂去其太甚
可也累進吏部尚書同知樞密右僕射中書侍郎先生在位務
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王覿言事忤旨先生慮朋黨將熾
與文潞公呂申公辯于簾前未解先生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
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
與韓琦富弼同輔慶曆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相繼
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陛下戒之因錄歐

文忠朋黨論以進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廷議欲寘憲典惟先生與王存以爲不可爭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劾先生黨確先生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宣仁寢疾召先生曰汝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先生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先生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又羣小競排宣仁垂簾時事先生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

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爲紹述之說
蘇轍奏辯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
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先生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
轍言殆非謗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
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先生曰不然法本無弊弊
則當改帝爲少霽轍平日與先生有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
位中人也帝旣召相章惇先生堅請去遂出知潁昌府徙河南
又徙陳州吕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惇先期阻其事先生
上疏爲申理且曰臣曾被大防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
仰報聖德爾惇不悅詆爲同罪連貶永州安置時以疾失明怡
然就道聞諸子怨惇必怒止之赴貶所江行舟覆扶先生出衣

盡涇順諸子曰此亦豈章惇爲之哉徽宗卽位處相位連除觀文殿大學士屢賜優詔茶藥以病乞歸卒年七十五謚忠宣先生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諸賢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賑貧乏种古之獄不少芥蔕且念先世契誼薦擢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每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須要造次顚沛必於是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梓材案鄒道鄉稱范丞相說作惟儉可以成廉矣句同有文集五十卷行世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言行錄二十卷彈事五卷國論五卷並佚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補編一卷今存

子正平正思正平克承家學從黃氏原本移入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忠宣及李端叔附傳並在安定學案今檢謝山修補稾本韋深道傳標題高平韋爲忠宣再傳弟子則忠宣端叔二傳皆當入高平學案可知故並移之

附錄

知襄城伯兄純祐久心疾先生承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祕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何必苦辭先生曰富貴有命

文正公在睢陽遣先生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先生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先生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對

日后曼卿爲三衰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與之矣

襄民素不事蠶織未有植桑者先生因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榮茂除其罰民思不忘號著作林

旱久不雨先生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惟以五穀貯于佛寺中俟闕食時吾爲汝主糶衆賈從命運販不停諸縣饑境內之民不知也

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邉事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事皆言粗何也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意于邉事恐邉臣覬望要功

生事結釁塞外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縻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
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
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遐方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
其酋首桀驁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環慶大饑公初到餓殍滿路先生欲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州
郡皆欲俟奏請得旨後散先生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可待報
諸公但弗預吾寧獨坐罪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先生謂
之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
法非所先也溫公有所建請先生復言宰相當虛心以采衆論
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當卷懷

退避先生與溫公雖同志及臨事不苟同不見小思前料後劑量矯正類如此

溫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先生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尢不易矣兼今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既欲不廢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衆人場中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也溫公從之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

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歸于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大防爲左相不敢言先生乞薄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先生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不敢言先生因乞罷政

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先生者手自答曰大略與柴車較逐獸與鴟鴉爭食連城與瓦石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百家謹案先生只此數語眞聖人之言也夫聖人之本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且不爲彼以開拓邊疆爲事使百姓肝

腦塗地而不恤者罪不容于死者也先生旣承文正公之家學而又得安定泰山之傳其學以忠信爲體六經爲功至其事君一以正心誠意格其非心勸其仁愛萬民毋開邊釁百家嘗想先生父子閱古今來粹然純白學問中不易多覯之人也先生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敘尚使存歿猶污瑕疵又未解疆埸之嚴殺空棨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命門人李之儀次第之先生之至死盡忠如此梓材案以

上附錄與黃氏案語亦自安定學案移入是卷

鄒道鄉曰范丞相平生所稱引奏對秪是孝經論語孟子周易嘗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說著便不中

呂舍人官箴曰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口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黃氏補本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忠宣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爲者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遂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于從班忠宣之說畧施行矣然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害迄

于今可見矣曾子開謂范公之言行于元祐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他日復出豈在惇卞下特不當以詩罪之耳且惇卞在元祐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畧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非其理也若謂忠宣有他意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罷相後尚乞寛元祐諸人以至得謫是果何求願更愼言之

祖望謹案東萊亦以范堯夫參用熙豐小人之說爲非

恭獻范先生純禮

范純禮字彝叟文正公三子以父蔭爲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磚甓及工徒于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

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眾質之先生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留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先生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除戶部郎中累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張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先生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先生先生不可即徙先生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出知亳州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刻深爲治先生以寬處之既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呂惠卿告老徽

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曾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先生曰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諛邪因從容諫曰遡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非必盡懷邪爲私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于用人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先生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先生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先生主

宴說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啟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六 參史傳

安撫范先生純粹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季子也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以事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以劉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臥其麾下皆憤焉先生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先生奏關陝軍力單竭公私大困根本可憂神宗納之

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先生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爲利自徐至遼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先生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先生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訶先生講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與夏議分疆界先生請棄所取夏地所言皆畧見施行夏人不庭先生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于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先生元

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畧西夏疑先生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又謫常州通判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二先生沈毅有幹畧才應時須凡條疏時事議論皆剴切詳盡同上

附錄

鄒道鄉曰范德孺在太原每支官吏及軍士糧同出一廒雖有溼惡軍士自不怨

高平門人

文忠富彥國先生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篤學有大度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果禮部試下西歸范文正公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遂舉茂才異等僉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慶歷中再使契丹以成和議拜樞密使封韓國公後與文潞公彥博並相天下稱爲富文元豐六年卒年八十先生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初封鄭國始名皋晏元獻判南京文正權掌西監晏屬之擇婿文正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皋張爲善皆有文行可婿晏問孰優曰富修謹張疏俊晏取先生爲婿文正嘗監事而先生與張文定並爲舉子固得爲文正

門人也又案呂與叔集載先生致事家居專爲佛老之學
與叔嘗奏記于先生是先生爲學不若文正之醇矣

附錄

神宗欲相富弼以疾辭退居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神宗必賜手札報之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弼蓋躬製祭文

梓材謹案此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

劉器之曰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梓材謹案此晁氏客語謝山節入景迂學案茲爲鄭公立傳而移之

元城語錄曰富鄭公使敵說以川兵則國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

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蓋取嚴安諫用兵曰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前輩讀書必見于用

陳唯室步里客談曰富文忠少日有訴者如不聞知或告之則曰恐駡他人曰斥公名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文定張樂全先生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絶倫先舉茂才異等爲校書郎知昆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再舉制科者乎命直集賢院俄判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累拜參知政事西京留守知陳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文定先生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于用官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

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衒物以色假人守蜀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旣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參史傳

雲濠謹案樓攻媿跋先生上范文正公書云文正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壻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時蓋名爲善云

附錄

元城語錄曰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其子不敢投後東坡見之亦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豈不激怒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別見泰山學案

說書李盱江先生覯

李覯字泰伯南城人學者稱爲盱江先生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文正公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位定制圖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先生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稿皇祐續稿幷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爲郊社齋郎 參史傳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學案原底于先生門人孫介夫傳標云盱江知謝山嘗立盱江學案檢原底序錄士劉諸儒學案條有江楚則有李覯句後定刊本又節之蓋以盱江併入高平爾又案忠宣傳安定泰山徂徠盱江皆客文正門先生與徂徠輩行較後以爲文正門人可也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五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遂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于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爲一門坐于堂上門旁夾兩窗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王者分王四時于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于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闥之制也蔡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八蠻之國南門之外九采

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旣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皋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旣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嘗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卽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于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

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天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記也一大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取于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于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窗是謂八窗四闥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階采于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于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明堂定制圖序

大傳曰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又曰繼別爲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

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爲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者曰別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爲適妾之所生爲庶若秖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爲適其次子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

子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族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爲之齊衰三月爲其母妻亦然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其適子繼己而爲小宗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也其庶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己而爲小宗焉是自高祖之後至元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于

大宗是爲五宗也其于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爲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尙少則小宗或有三或有二或有一共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必皆然也 五宗圖序

常語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歿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宮于亳而宮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儆之之意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則太甲之爲君何嘗一日廢

矣哉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流言何也

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親也易以生怨以怨

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

伊周柰何曰太甲賢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

成王果不賢邪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于湯武

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

有緩有急監武庚之國其任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譬諸

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

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或曰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其人

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于帝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爲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爲士子爲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爲農不失其爲父也子雖爲士不失其爲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

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修德始于后稷公劉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末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爲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勳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禰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豈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于衆仲始用諸侯禮

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于百里也因閟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不與焉其何儉于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爾矣諸侯之于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之稅譬之一郡而已矣晉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也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

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內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疏者在後府史胥徒工賈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閙鬬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于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于諸子而已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于禮也異于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也安禮也出于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爲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

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無過顏子不貳猶或爲之辭徒使人君之恥過也而不欲問之也

孔子之爲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者不豫賈必早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其身徒嚚嚚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爲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爲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爲鬼神生之斂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

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爲人乎哉吾于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班班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

常語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爾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幷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余隱之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于水火爾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

說其君亦不過如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鬬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爲天子哉

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爲天子正爲不知時措之宜隱之之辯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亦未盡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鬬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鬬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柰何

余隱之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爲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爲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爲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于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況大賢乎有

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爲也管仲急于圖霸藉周室以
爲之資爾謂桓公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
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
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
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語
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
而休邪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鬬之說
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鬬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
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强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
子不與管仲或以是爾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

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僭號也譏貿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爲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序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儼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爲亡人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余隱之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強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歟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弒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

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尚德而不尚力豈復使諸侯儼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于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為君而內亂醜惡為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洮之盟序王人于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于圖霸不得不爾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于經以明君臣之義于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

地則皆然李氏求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消無歎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恧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余隱之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強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

善善而惡惡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夫子屢書之攘戎狄而封衛衛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譎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于霸此夫子之徒所以無道之也假人必于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遽過矣

朱子曰春秋序桓績蓋所謂彼善于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端木氏之問則今之說者必有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卽春秋序績之意亦以著衛人之

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長齊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顛倒如此良由不識聖賢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于功利之淺爾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耶衆人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耶紂存則逋逃者易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衆言讙讙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其誰不知孟

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隱之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宏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宏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止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爲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

爲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子之删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

則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爲證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欲自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

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隱之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說湯率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于五就觀時察變蓋已熟矣不得已爲伐夏之舉致湯于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于紂與湯之于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爲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莒撫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歷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有翦商之志又況商紂雖惡貫盈又過于桀而比干亂之賢爲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

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
于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爲
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
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
大統天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眞聖人之徒與識通變之道
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柰何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
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于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
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說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仁乃以桓
公管仲爲仁乖繆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朱子曰辯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
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此三句當畧與之辯愚謂

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爲臣國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

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間而學者紛紛彊爲之辭

余隱之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爲士反不知道乎謂之王道者卽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于說其君尚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得也尙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可得況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

今乃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爲非果何理邪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蓋自文公廢朝享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毁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也非齊之建立也存之不爲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爲諸侯不用而毁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毁之也而謂孟子勸齊宣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獨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

朱子曰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

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爲不然爾嘗辯之曰孟子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討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辯于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辯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

子之道以防亂患于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余隱之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邪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無天子則不可而王道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爲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爲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

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
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
者假設淫辭託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
朱子曰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
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略明辯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
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辯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
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
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
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
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曰六經可以無
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

氏白以爲悼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運判劉長民先生牧（別見泰山學案）

盱江學侶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見上高平家學）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韓氏家學

僕射韓先生忠彦

韓忠彦字師樸安陽人忠獻長子徽宗時以吏部尚書拜門下侍郎進左僕射封儀國公與曾布不協罷降磁州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嘗入元祐黨籍（參史傳）

韓氏門人

徽猷趙無愧先生君錫

趙君錫字無愧洛陽人文定公安仁孫母亡事父不違左右夜則寢于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其父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潞公潞公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及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料錢爲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先生言國家養天下士于太學當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詔悉從官給拜御史中丞即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爲躬政之漸知河南府徙應

天因淸明出郊具奠杜衍張昇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挺之塋邀七家子孫陪祭于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參史傳

忠宣家學高平再傳

縣尉范先生正平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也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忠宣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先生推與幼弟紹聖中爲開封尉按后戚向氏墳兆忤蔡京及京當國言先生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行之意遂逮先生及之儀克明同詔御史府先生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先生曰時

相意屬我且我居長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僧制凡傳聖語受本于御前請寶印出注籍于內東門使從其家得兗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潁昌府印寄軍資庫自潁昌取至亦實獄遂解先生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先生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潁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先生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于金后揭于墓隧假寵于范氏子孫則可若于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何預焉先生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先生退閒久益工詩尤

長五言著有衙里退居編以壽終參史傳

梓材謹案呂紫微童蒙訓多引先生語謝山學案劄記言北宋宰輔范文正家登學案者三世六人文正四子外先生其一也然先生之弟子默亦以學行著因並錄之

范子夷說

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逮孔顏遠矣而常嘆仕宦不達何愚之甚

爲事須由衷若矯飾爲之不免有變任誠雖時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能世其家嘗言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

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又曰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肯用父恩例求移近卒授遠地後為祥符尉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不屈待罪去

范先生正思

范正思字子思忠宣次子正平字子夷之弟也

梓材謹案子思當作子默攷忠宣文集補編子夷傳云弟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為士林所推居忠宣憂哀毀過甚因感疾釋服不調者十年是可知先生之概作子思者因陳了齋說而誤耳

附錄

陳右司曰范子思所知所守過于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

忠宣門人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李之儀字端叔滄洲人登第三十年乃從蘇文忠于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召勒停徽宗初提舉河南常平坐爲忠宣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孰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先生能爲文有姑溪集若干卷雲濠案姑溪前後集七十卷惜其晚年狎一妓以生子再爲郭功父所發于行有不撿云

盱江門人

書記孫介夫先生立節

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也師事盱江而與南豐爲友經術深醇嘗作春秋傳泰山先生見而嘆曰吾力所未及者盡發之皇祐

五年進士王安石行新法詔曰吾條例司官非得明敏如子者不可先生笑曰相公過矣立節非爲此官者趣而出後爲鎮江軍掌書記二子勰勵皆有名

徵君徐先生唐 別見安定學案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別見廬陵學案

李氏門人 高平三傳

徵君章獨樂先生許

章許字深道蕪湖人李端叔弟子也不事科舉築室湖上榜曰獨樂黃山谷陳了翁俱重之元祐諸公之貶士大夫畏禍雖素所親亦不敢相問先生每過之則力爲之周急政和中多薦之者未及用紹興初宰相薦之高宗命之以官且曰當今誰知元

祐人有黄許者乎許雖受命然以了翁所贈稱爲湖陰居士終身不改云

孫氏家學

知州孫先生勰

孫勰字志康寧都人立節子有父風讀書博洽年未弱冠受業東坡終不畔所學守正不撓元祐三年擢進士居官以勁直聞知湖廣居州篤于東末幾卒所著有文集四十卷參姓譜

隱君孫先生勘

孫勘字志舉立節季子涉獵經史尤工詩偕兄勰從東坡遊氣節凛然弗肯從仕臺府辟辺逸不應卜居延春谷東坡榜其舍曰竹林隱居年七十無疾而逝同上

孫氏門人

教授胡環中先生埜

胡埜字德林寧都人也孫介夫弟子方雅好古端凝介特講學于長春谷藏書萬卷自稱環中居士以八行薦成政和八年進士累官婺州教授睦寇至官吏遁去先生嘆曰先世以勇顯吾以八行起豈可上負朝廷下慙先世城陷不降舉家死之事聞官其從子二人所著有諸經講義

韓氏續傳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

韓先生宜卿 並見清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終